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給美國工人的信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中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三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弗·依·列寧所著給美國工人的信，係按蘇
共中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
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原文譯出。

同志們！有一個參加過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而後又在貴國住過多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建議說他願意帶一封我的信轉給你們。我衷心滿意地接受了他的建議，因為美國的革命無產者正是目前負有擔任一個特別重要角色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調和地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這個最新、最強、最後參加由於資本家瓜分利潤而引起的世界民族大屠殺的帝國主義。正是目前，美國的億萬富翁們，這些現代的奴隸主們，在血腥的帝國主義的血腥歷史上新闢了特別悲慘的一頁，他們同意了英日野獸們爲要扼死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而舉行的武裝進攻，不管他們這種同意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是公開的還是虛偽掩蓋起來的，反正都是一樣。

現代的文明的美國底歷史，是由一次偉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戰爭開端的；這種戰爭在如現今帝國主義戰爭一樣是因王公、地主、資本家爭分侵佔土地或所奪利潤而引起的大批掠奪戰爭中間是很稀少的。這就是美國人民爲反對當時壓迫美國、使美國處於殖民地奴隸地位的英國強盜們而進行的戰

爭，這些「文明的」吸血鬼們現在還同樣在壓迫着印度、埃及和世界一切角落的億萬人民，使他們處於殖民地奴隸地位。

從那時起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資產階級文明已產生了它的全部豐碩效果。美國在人類聯合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高度方面，在應用機器和一切最新技術奇蹟方面，在自由的文明國家中間都佔了第一位。同時美國也在社會關係懸殊深度方面變成了頭等國家之一：一方面是一小撮厚顏無恥的、沉溺於污濁奢華生活中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萬永遠生活在貧困境界的勞苦大眾。曾給世界提供過反封建奴役的革命戰爭榜樣的美國人民，竟然落到了給一小撮億萬富翁作最新式的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的地步，竟然落到了充當僱傭劊子手的地步，他們爲了滿足富豪混蛋們的願望，曾於一八九八年在「解放」菲律賓的藉口下扼死了菲律賓，而到一九一八年，又在「保護」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免遭德國人侵犯的藉口下來摧殘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了。

但是民族間四年的帝國主義大屠殺並沒有白白過去。英德兩個強盜集團的暴徒們對於人民的欺騙已爲不可爭辯的明顯事實澈底揭穿了。四年戰爭結果表明了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應用在強盜分贓戰爭中的一般規律就是：誰最富最強，誰就發財最大，掠奪最多；誰最弱，誰就被掠奪、蹂躪、壓迫、摧殘到底。

英帝國主義強盜們在他們擁有的「殖民地奴隸」數量方面最強。英國資本家們不但沒有喪失一寸「自己的」（也就是說他們在幾百年間掠奪來的）土地，反而掠奪了德國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掠奪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士登，窒殺了希臘，並已開始掠奪俄羅斯。

德帝國主義強盜們在「他們的」軍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方面最強，但在擁有的殖民地方面較弱。他們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但他們劫掠了半個歐洲，窒殺了大量的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這從雙方來說都是多麼偉大的「解放」戰爭呀！兩個集團的強盜們，英法資本家和德國資本家們以及他們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僕從們，即轉到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方面的社會黨人們，是多麼漂亮地「保衛了祖國」呀！

美國的億萬富翁們差不多是最富的，並在地理條件上處於最安全的地位。他們發財最大。他們把所有國家，甚至是最富的一些國家，都變成了自己的進貢國。他們劫掠了數千億美元。而在每一塊美元上都可看見髒污的痕跡、骯髒的秘密條約的痕跡，這就是英國與其「盟國」間訂立的條約，德國與其附庸國間訂立的條約，分贓條約，在壓迫工人和迫害國際主義者社會黨人方面的互相「幫助」條約。在每一塊美元上都有一塊「有利的」軍事供給的污斑，這種軍事供給已使每一個國家的富人更富，窮人破產。在每一塊美元上都有

血跡，這是一千萬死者和兩千萬傷者在英德強盜爲爭奪贓物、英德劊子手爲爭做摧殘世界弱小民族的魁首而展開的偉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聖的鬥爭中洒下的鮮血所匯成的那一個血海裏的血。

如果說德國強盜們在其軍事摧殘的殘暴性方面打破了紀錄，那麼英國就不僅在掠奪的殖民地數量方面打破了紀錄，並且在醜惡地玩弄虛偽的巧妙手段方面也打破了紀錄。現在，正是英法和美國資產階級的千百萬份報紙散佈着關於俄國的謠言與誹謗，同時却又虛偽地把自己對於俄國的掠奪進攻說成彷彿是要「保衛」俄國免受德國人侵犯！

要駁倒這種卑鄙醜惡的謊言，並不需要浪費很多唇舌：只需指出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就夠了。當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工人們一推翻了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時，蘇維埃政權，革命工人和農民的政權，就公開提出了不割地不賠款的公正的和平，完全遵守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和平，——向所有交戰國提出了這樣的和平。

正是英法和美國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建議，正是他們就連和我們商談一下普遍的和平也都拒絕了！正是他們出賣了各國人民的利益，正是他們延長了帝國主義的大屠殺！

正是他們企圖把俄國重新拖入帝國主義戰爭而拒絕了和平談判，因而也就放開了同樣劫掠成性的德國資本

7

家的手，使他們強迫俄國簽訂了割地的強迫性的布列斯特和約！

很難設想再有什麼更加可惡的虛偽是比英法和美國資產階級因布列斯特和約而加「罪」於我們那樣的虛偽更加可惡了。正是那些在當時可以決定是否把布列斯特談判變為普遍和平的全面談判的國家的資本家們，現在出來「責難」我們了。在掠奪殖民地和民族大屠殺中發了財的英法帝國主義吃人兇禽們，已在布列斯特談判之後把戰爭延長了將近整整一年之久，可是他們却來「責難」我們這些曾向所有國家建議過公正和平的布爾什維克，——我們這些把過去沙皇和英法資本家間簽訂的罪惡密約都加以撕毀、公佈、讓大家都知道這是可恥的密約的布爾什維克了。

全世界的工人們，不論他們住在哪一個國家，都因我們切斷了帝國主義聯系，撕毀了帝國主義骯髒條約，打破了帝國主義鎖鏈的鐵環，都因我們掙脫出來奔向自由，並為此不惜最大犧牲，——都因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共和國雖然遭受了帝國主義摧殘劫掠，却能留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外，並在全世界面前舉起和平旗幟、社會主義旗幟而歡迎我們，同情我們，向我們鼓掌歡呼。

國際帝國主義匪幫因此而憎恨我們，他們「責難」我們，帝國主義的一切僕從，包括我們的右派社會革命

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內，也都同樣「責難」我們，這是毫不奇怪的。我們在這些帝國主義走狗對布爾什維克的憎恨中，也如同在世界各國有覺悟工人的同情中一樣，吸取着對於我們事業的正義性的新的信心。

爲了戰勝資產階級，爲了把政權轉到工人手中，爲了開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並且應當不惜任何犧牲，包括犧牲一部分國土，包括在帝國主義面前遭受嚴重失敗；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誰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決心不怕使「他的」祖國遭受最大犧牲，只要能使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在實際上推向前進，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英國和德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自己的」事業，即爲了奪取世界霸權，居然不惜把從比利時和塞爾維亞開始直到巴勒斯登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整批國家澈底破壞和扼死。那麼，社會主義者爲了「自己的」事業，爲了使全世界勞動人民擺脫資本壓迫，爲了爭取普遍的持久和平，他們難道應當在找到沒有犧牲的道路之前觀望等待，他們難道應當在容易的勝利沒有得到「保證」之前害怕開始戰鬥，他們難道應當把「自己的」由資產階級建立起來的「祖國」的安全和完整置於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之上嗎？那些抱着這種想法的國際社會主義的無恥之徒，資產階級道德的奴才們，是完全值得鄙視的。

英法和美國帝國主義底兇惡的野獸們「責難」我們和德帝國主義達成了「協議」。啊，這些偽君子們！啊，這些壞蛋們，他們在「他們」本國工人對我們表示同情面前發抖，便開始誹謗起工人政府來了！但是他們的偽善面孔定會被揭穿的。他們假裝不懂得「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本國的和外國的）爲反對工人、反對勞動者而達成的協議，和爲了保衛戰勝了本國資產階級的工人，爲了使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各不同集團間的對立，而與一種顏色的資產階級達成協議去反對另一種民族顏色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別。

實際上每一個歐洲人都清清楚楚知道這種區別，而美國人民，正如我現在就要指出的，在自己本國的歷史中特別明顯地「體驗了」這種區別。協議和協議不同，正如法國人常說的，東西和東西不同(fagots et fagots)。

當德帝國主義強盜在一九一八年二月率領自己的軍隊進攻赤手空拳的，由於在國際革命尚未完全成熟時就過早相信國際無產階級會團結一致，因而把自己的軍隊遣散復員的俄國時，我當時一點也不猶豫地和法國君主主義者建立了大家都知道的「協議」。口頭上同情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是忠心爲法帝國主義服務的法國上尉沙杜爾，引來了一個叫做德·盧貝爾沙克的法國軍官來見我。德·盧貝爾沙克向我聲明說：「我是君主主義

者，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國失敗」。我答道：這是很自然的 (cela va sans dire)。這絲毫也沒有妨碍我和德·盧貝爾沙克達成「協議」，即利用願意幫助我們的掌握爆破技術的法國軍官去破壞鐵路交通綫以阻止德寇的進犯。這是每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會贊同的「協議」的範例，這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協議。我們和法國的君主主義者手握着手，同時也知道我們當中每一個人都樂意將來把自己的「夥伴」吊死。但是我們的利益暫時是一致的。爲了俄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我們利用了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同樣兇狠的反利益去反對進攻的德寇。這樣我們就爲俄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服了務，我們加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並削弱了全世界資產階級，我們採用了最合理並且是在一切戰爭中必須採用的手段，即隨機應變，順風轉舵，實行退却而等待在若干先進國家迅速成長着的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機。

不管英法和美國帝國主義豺狼怎樣咆哮發狠，不管他們怎樣誹謗我們，不管他們要化費多少百萬金錢去收買右派社會革命黨的，孟什維克的和其他社會愛國主義的報紙，我將一秒鐘也不遲疑地去和德帝國主義強盜締結同樣的「協議」，如果英法軍隊對於俄國的進攻要求這樣做的話。並且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策略將得到俄國、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一句話，整個文明世界的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贊同。這樣的策略將促進社會主義革

命的事業，加速它的到來，削弱國際資產階級，加強正在戰勝國際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的陣地。

而美國人民早已運用了這一策略，並且給革命帶來了好處。當美國人民進行反對英國壓迫者的偉大解放戰爭時，壓迫美國人民的還有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現在的北美合衆國的一部分領土在當時就是屬於他們的。美國人民在自己爭取解放的艱難戰爭中，爲了削弱壓迫者，爲了加強進行反壓迫革命鬥爭的人們，爲了被壓迫羣衆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壓迫者締結「協議」去反對另一些壓迫者。美國人民利用了法國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之間的糾紛，有時甚至和法國人及西班牙人這些壓迫者的軍隊並肩作戰去反對英國壓迫者。美國人民先戰勝了英國人，然後又從法國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國土（一部分是贖回的）。

偉大的俄國革命家契爾內舍夫斯基說過²：歷史活動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誰要是「有條件地」「允許」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即是要一帆風順，要各國無產者一下子聯合行動起來，要預先保證不遭受失敗，要革命道路寬廣、自由、暢通無阻，要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不必有時遭受重大犧牲，「躲在被圍的碉堡內困守」或通過最窄狹的、難以通行的、曲折的、危險的山間小道突出重圍，——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就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迂腐氣，他就在實際上要常常滾入反革命的資

產階級陣營，像我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至（雖然少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樣。

這些老爺們尾隨在資產階級後面，喜歡責難我們造成了革命「混亂狀態」，使工業遭到了「破壞」，造成了失業和糧荒現象。這些從歡迎和支持過帝國主義戰爭或跟繼續了這一戰爭的克倫斯基「協議」過的人們方面發出的責難，是多麼虛偽啊！所有這一切災禍正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罪過。由戰爭誕生的革命，不能不通過多年毀滅的反動的民族大屠殺所遺留下來的異常的困難和痛苦。責難我們使工業遭到「破壞」或造成「恐怖狀態」，只不過是做出一副偽善面孔，或者是暴露自己愚蠢迂腐，無能力了解那種叫做革命的激烈的尖銳到極點的階級鬥爭的基本條件而已。

實質上，這一類「責難者」如果他們「承認」階級鬥爭的話，也只是限於口頭上的承認，在實際上他們是經常陷入小市民的階級「協議」和「合作」的空想中去的。因為在革命時代，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在一切國家始終採取內戰的形式，而內戰爲了戰爭的利益，如果沒有極嚴重的破壞，沒有恐怖，沒有對形式民主的限制，那就是不可想像的。只有甜言蜜語的牧師——基督教牧師或沙龍的國會社會主義者之類的「世俗」牧師都一樣，——才會看不見，不瞭解，不感覺到這種必要性。只有僵屍般的「囊中人」³才會因此而避

開革命，當歷史要求用鬥爭和戰爭去解決人類的一些最大問題時，却不去以最大熱情和決心投入戰鬥。

美國人民是有革命傳統的，美國無產階級的優秀代表們承受了這種傳統，他們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完全同情我們布爾什維克。這種傳統就是十八世紀反對英國人的解放戰爭，接着就是十九世紀的內戰。在一八七〇年時，美國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業和農業部門所遭受的「破壞」來說，是落後於一八六〇年的。但是如果有人根據這個就去否定美國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戰底極偉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時，那將是多麼的迂腐，多麼的愚蠢啊！

資產階級的代表們懂得，爲了推翻奴隸黑人的制度，爲了推翻奴隸主的政權，值得使全國經過長年內戰，值得使全國遭受和任何戰爭相連的無窮破壞、摧殘和恐怖。但是現在，當問題涉及推翻僱傭的資本主義奴隸制，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個偉大得無比的任務時，——現在資產階級的代表和辯護人，以及被資產階級嚇倒的、恐懼革命的社會改良主義者們，却不能和不願了解內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了。

美國工人是不會跟着資產階級走的。他們將同我們在一起，擁護反對資產階級的內戰。全世界和美國的工人運動的歷史加強着我的這一信念。此外我還憶起了美國無產階級最親愛的領袖之一葉福格尼·德福士的

話，他在爲向理智呼籲(Appeal to Reason)⁴——似乎是在一九一五年末——寫的一篇文章《What shall I fight for》(我將爲何而戰)中寫道(我曾於一九一六年初在瑞士伯爾尼舉行的一次公開的工人會議上引證過這篇文章)*，——

——他，德福士，寧願被槍決，也不願投票贊成現在罪惡的反動戰爭的軍事預算；他，德福士，只知道一種從無產者觀點看來是神聖的、合理的戰爭，這就是：反對資本家的戰爭，爭取人類擺脫僱傭奴隸制的戰爭。

美國億萬富翁的頭子，資本家豺狼的奴僕威爾遜，把德福士逮捕下獄，這並不使我驚奇。讓資產階級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們，對革命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們進行瘋狂的迫害吧！它愈是殘暴和瘋狂，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日子就愈臨近。

有人責難我們，說我們的革命造成了破壞……而這些責難者又是些什麼人呢？是資產階級的走狗，——正是在四年帝國主義戰爭中破壞了差不多整個歐洲的文化，使歐洲陷入殘忍、野蠻、飢荒境地的那個資產階級的走狗。這個資產階級現在却要我們，要我們不是在這些破壞的基礎上，不是在文化的廢墟中間，由戰爭造成的廢墟和殘跡中間進行革命，不是和由於戰爭而變得野蠻了的人們一起進行革命。啊，這個資產階級是多麼人道和正義啊！

*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一三頁。——編者註。

資產階級的奴僕們責難我們，說我們造成了恐怖……
英國資產者自己忘記了自己的一六四九年，法國人忘記了自己的一七九三年。當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採用恐怖去反對封建主時，恐怖曾是正義的、合理的。當工人和貧農一旦敢於採用恐怖去反對資產階級時，恐怖却成爲駭人聽聞和罪惡的了！當一批剝削者少數爲了代替另一批剝削者少數而採用恐怖時，恐怖曾是正義的、合理的。當爲了推翻一切剝削者少數，爲了真正廣大多數，爲了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利益而開始採用恐怖時，恐怖却成爲駭人聽聞和罪惡的了！

國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自己的」戰爭中，在英國和德國強盜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中殺死了一千萬人，殺傷了兩千萬人。

如果我們的戰爭，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戰爭將總共在所有國家中犧牲五十萬人或一百萬人，——資產階級就會說，前一種犧牲是合理的，後一種犧牲是罪惡的。

無產階級將完全是另一樣說法。

無產階級現在已經在帝國主義戰爭慘禍中領會到，——完全地、清楚地領會到一切革命所教導的那一偉大真理，工人最好的導師，現代社會主義創始人遺留給工人的那一真理。這一真理就是——不鎮壓剝削者

的抵抗，革命就不會成功。當我們，工人和勞動農民，掌握了政權時，鎮壓剝削者的抵抗，曾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自豪的是，我們曾經這樣做了，並且現在還是這樣做着。我們惋惜我們這一點做得還不夠堅決和澈底。

我們知道，在一切國家裏，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瘋狂抵抗是不可避免的，並且這種抵抗將隨着這一革命的增長而增長。無產階級定能摧毀這種抵抗，它將在反對進行抵抗的資產階級的鬥爭過程中最後成熟到取得勝利和取得政權。

讓賣淫式的資產階級報刊拚命喊叫我們革命所犯的每一錯誤吧。我們不怕我們有錯誤。人們並不因為革命開始就變成了聖人。多少世紀一直受着壓迫、受着折磨、被逼處於貧窮、愚昧、野蠻窘境中的勞動階級，是不會不犯錯誤地完成革命的。而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如我有一次已經指出的那樣，是不能釘入棺材、埋入地下的*。被殺死的資本主義會腐爛，會在我們中間儼爛起來，會把空氣染污，毒化我們的生活，用千絲萬縷陳舊的、腐爛的、死了的東西的線索緊抓住新鮮的、年青的、活着的東西。

在資產階級和它的奴才們（其中包括我們的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拚命喊叫我們所犯的每一百個

*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七頁。——編者註。